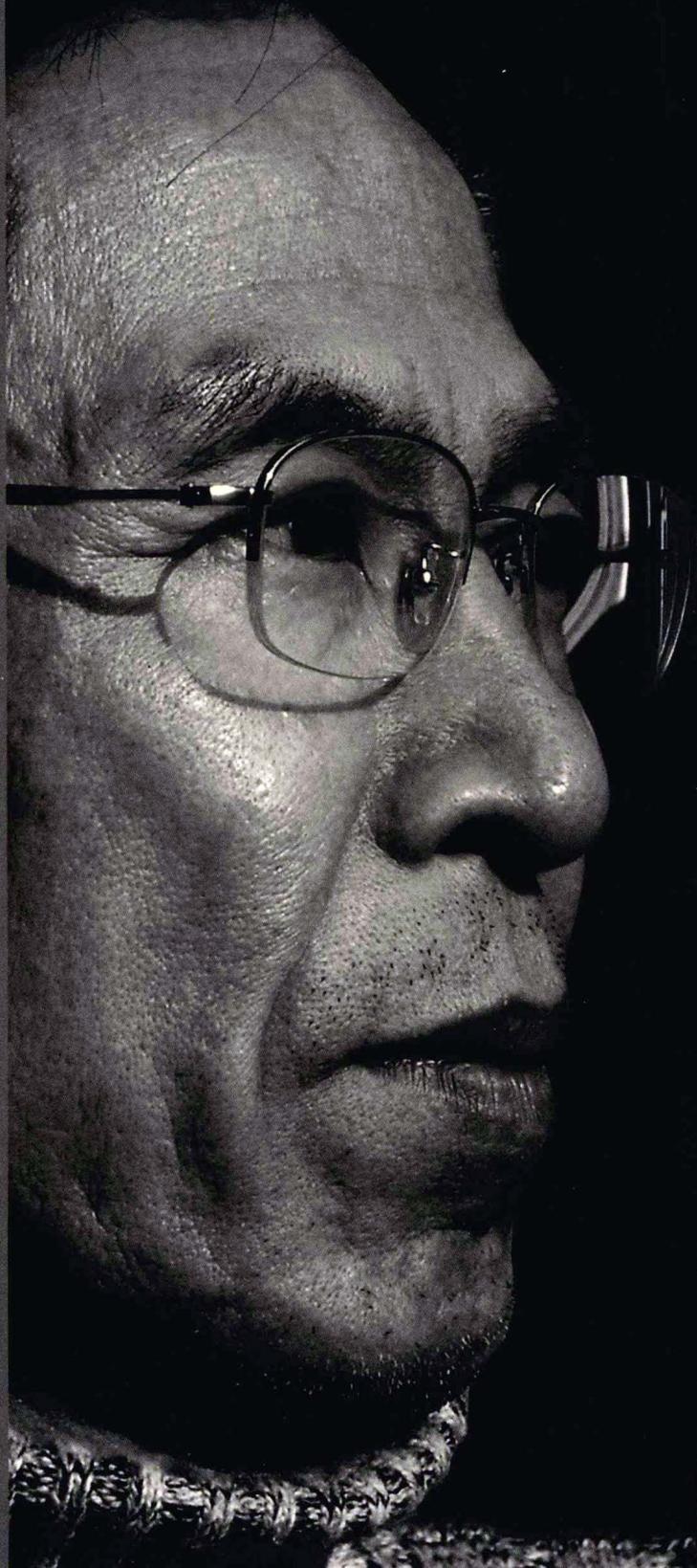


文友前影

陈孝英 著  
华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友剪影 / 陈孝英著，—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2

(百荆文丛)

ISBN 7-80142-645-2/I·283

I. 文…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0733 号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9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010-82885151 :

E-mail: huayip@vip.sina.com :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开 本：1/20 :

字 数：258 千：

印 张：12

版 次：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2-645-2/I·283 :

总 定 价：80.00 元(本册定价 20.00 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百荆文丛”前言

“百荆”者，百千万之“百”，紫荆花之“荆”。之所以用“百荆”命名将要问世的这些著作，无疑表达着我们的希望，愿这些著作，像一朵朵紫荆花一样，在“齐放”的百花园中迎风绽放，展现自己的独特风采。

“百荆”也是“北经”——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的谐音。这是中国国土上第一所由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创办的高等学府。在这所充满朝气的人才摇篮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周岁、进入生命的第二个秋冬春夏的时候，2004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喜剧美学研究中心”。

“喜剧美学研究中心”成立伊始，为自己设定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出版“百荆文丛”。

“百荆文丛”将是集文学与美学为一体、“有首无尾”、无限开放的大型丛书。所谓集文学与美学于一体，是就其容纳的作品性质而言，不但有美学特别是喜剧美学著作，而且将包括各类文学作品；所谓“有首无尾”、无限开放，是就其生命过程和容纳的作品数量而言，将无限期、无限量地不断出版。

“百荆文丛”的首批作品为四本散文集。它们依次是：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作者：汤大立；

《文友剪影》，作者：陈孝英；

《新凯旋门前》，作者：权海帆；

《人生的中转站》，作者：尹虹。

愿这四株紫荆，在文学的百花园里，以自己的姿色和魅力赢得采花者的青睐和喜爱，也为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为该院的喜剧美学研究中心映射一层紫红，弥漫一股清香！

编 者 2004年11月16日

## 抒情 + 评论 + 幽默

——序孝英《文友剪影》

阎 纲

屠格涅夫说：“人物成了我熟悉的老友，我才动笔。”陈孝英因此而有《文友剪影》一书。情动于中而形于外是很自然的事，何况那一手流畅华美的文字。

陈孝英说他一生希望做成两件事：创立喜剧美学，填补中国社会科学空白；使喜剧产业化，努力打造中国喜剧文化产业的航空母舰。为了事业和写作，他如梦如痴、神使鬼差，像一个抽得飞转的陀螺。

喜剧美学是一种以幽默为轴心的美学形态，包括讽刺、滑稽、机智、揶揄、怪诞、荒诞等，喜剧美学的始作俑者始用《哀泪笑洒》、继以《文友剪影》破译自己悲欣交集的人生。

读陈孝英，头脑里有个喜剧美学家；陈孝英的文字里，徘徊着一个喜剧美学家的精灵。

陈孝英首先是个理论家，然后才是散文家；陈孝英不是高头讲章的理论家——尽管他善于演说和雄辩，而是笔下常带感情的评论家。

所以，他的论文，辞切理当，没有发现凝滞的面孔和板实的说理。尽管收进《文友剪影》里的作品全都品评人物，但非全为散文而作，却一扫八股调，拒绝评论腔。

我在 20 年前说过：“为了评论，诗不可不读，散文不可不写。”也主张散文和评论嫁接，杂文和评论嫁接，甚至相声和评论嫁接，我最

大的愿望是试验“散文化的评论”，孝英干脆要的是“评论化散文”。只有考虑到陈孝英是喜剧美学理论家，为创建喜剧美学而呼号、而立言，又有一副行云流水般的好笔墨，才算是找到理解孝英“评论化散文”的钥匙。

陈孝英对于幽默小说家和一大批喜剧小品表演艺术家个个烂熟于心，写来如数家珍，充分施展其喜剧美学家张扬幽默意识的才能。他笔下的王蒙，作家+哲人+学者，那样机敏、幽默、“杂色”而富有感染力。他写方成，“方氏文风”，“语不幽默誓不休”。王蒙是他喜剧美学初创期首先研究的对象，可是他不为尊者讳，早在80年代初便向王蒙提出忠告：“谨防思想大于形象，功利高于艺术，从辩证法滑向相对主义。”他写刘晓庆，多侧面地向外辐射，令人眼花缭乱，然而霸气与柔情并存，富有“魅力”甚至“魔力”。作者称赞她的叛逆精神，却对其偏执和狂热含有微词，幽默中带有激赏，却善意提醒这位红得发紫又跌得很重的“魔女”注意“喜剧向悲剧交出接力棒”。他写赵本山，纵横捭阖，才华横溢，充满着深情厚意。赵本山的艺术具有“杂交优势”，他把山野美与艺术美相融合，将二人转中的“说口”及一整套“绝活儿”同话剧小品、哑剧小品、相声小品、歌舞小品相融合，创造出一种“喜剧美的合力”，从而独压群芳。但陈孝英不客气地指出：如果随心所欲的戏外词和噱头过多，就是自己卸下喜剧人物面具直接逗观众笑，破坏小品必须具备的凝炼和简洁。他要赵本山警惕“化人为我”和“自我重复”，甚至好意地批评说：东北观众偏执的宠爱“多少有点宠坏了他”。陈孝英爱之深、责之切，以实证检验自己独出的喜剧美学理论，体现出一个严肃学者应有的气质

——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

陈孝英创办喜剧美学研究团体，推动陕西喜剧小品的创作和演出，陕西一跃而成为“喜剧小品之乡”、“喜剧重镇”，他是有功之臣。他对陕西出了个王木犊、刘远、孙存蝶、吕宏强、赵安等喜剧小品演员和作者盛情推许、奔走呼号，不放过他们哪怕微小的成绩，然而对于“远离幽默”、“滑向滑稽”、“迎合低级喜剧意识”之风责之甚严。以文会友的美德，本应是“论文期摘瑕，求友唯攻阙”。

幽默不仅是陈孝英的审美对象，而且是他的审美方式和散文叙述风格，因此，我注意到孝英散文的两个特点：一、他以自己特有的喜剧眼光审视世界，发现对象的喜剧美，以论证和充实其喜剧审美的人生价值；或着力于人物的悲剧命运，为社会大背景下的黑色幽默造势，以产生特殊的喜剧效应。二、他又通过自己的喜剧方式解构人物，以自觉的喜剧意识结构作品，在不可遇而相遇的情景下产生冲突，在有悖常理的巨大反差中辨别善恶，在两难的境遇下撞出喜剧因子，语多诙谐，涉笔成趣，所以，读他的作品，往往为作者的睿智所叹服，为世事的荒谬而发笑。

这是一个最坏、最绝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最有起色的时代。陈孝英骨子里忧国忧民，表面上嬉笑怒骂。陈孝英在悲欣交集、哀乐互衬的性情对比中把握人物，从而使作品透出黑色幽默的意味。他写父爱、母爱、爱情、友情，满纸流泻着忧郁与愤懑，悲凉之气袭人，然而心态平和，笔调轻快而不乏幽默，十分温馨。

他写父亲，多才重义，坚强而无奈，“我的身上也常常表现出一种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对着宗师的遗体跪地嚎啕，面对皮靴却

死不折腰。写母亲，说“母爱是无声的，我的感动也是无声的”。说母亲读他艰深的著作，是“踩着儿子思维的脚印重走一遍”，因此，他“每每提笔为文，总会浮现母亲读《论纲》的身影，她就像隐形的法官，使我不敢有丝毫敷衍懈怠”，而“多一些坦诚、亲切和人情味儿”。写“从未谋面的异国初恋情人”，说他收到不着一字的信函，只见漆黑的锡纸背景上一绺金黄色的发丝熠熠闪光。他的心灵被强烈的电波击中了。接着又一封信：“我诚挚地邀请你来我们这儿作客，你来时是1个人，返回时可能就是3个人了。”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以后，他被迫之下，要党籍，不要爱情！在《灵魂的拷问》里，他写又一次失败的苦恋。“她陪我外出采购，把我从外到里包装一新，连眼镜、皮带、手绢、内衣也不放过……临别时还强塞给我一大摞港币。”“我的心一阵绞痛，我用同一把刀两次伤害了同一颗心，我用一柄双刃剑同时刺穿了两颗滴血的心。”“听说她皈依了佛门。”写与妻子的恋情，他含着泪，泣血写道：“我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我坚信，风筝飞得再高、再远，只要一线情牵，那份真情是断难飘落的。”写“文革”时期“被刺刀冲散的婚礼”：“一群造反精英，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高唱着语录歌，来到我的婚礼现场……新郎新娘就像两个罪犯似地端立中央，低着头接受这场从天而降的‘革命’洗礼。这种场面，恐怕是人类婚嫁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吧？”“我实在纳闷：这种用刺刀冲散婚礼的‘革命’，究竟算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凡此种种，文辞跌宕，感铭肺腑，回肠荡气，充满幽默感。然以喜写悲，其悲更悲；往事不堪回首，可是笑比哭好，留几缕情思，供看官们回味。

他写郑介甫：北方汉子的粗犷、孩子般的天真羞怯；雄辩的才能与陕北难懂的方言；花钱请客吃一头牛与一碗手工面犒劳自己；探险者兼思想者；只言过五关而不讲走麦城。喜剧效果在强烈的个性反差中凸现。

书中有一篇《色彩和音乐的启蒙者》，很像散文小品，同样以喜剧的魅力超越悲剧。说是一张大字报《床底下摆着一双绣花拖鞋的党员教师》，使作者一气之下把父亲的一双旧拖鞋扔到蚊蝇滋生的杂草丛中，后来，在《“美”的漫想》中他报了15年前这“一箭之仇”，犹如发表了一篇美的宣言：

“‘美’终于以大号字型写入我们时代的教科书，把‘美’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心灵对立构成艺术哲学。艺术的魅力往往在于美丑善恶之间的极端对立。处于历史与伦理极端对立的境地，把人文精神、人性弱点和盘托出，把人生何去何从的难题说个够，把人物推到两难选择的情境，最能使人的灵魂颤动。哀乐之间的互衬，可以倍增其哀乐；不论面对悲剧喜剧，喜剧美学的审视能够使悲剧倍觉悲悯。陈孝英深谙此道，他的散文充盈着幽默喜剧的因子，坦荡潇洒，笑傲江湖，智慧、超越而大度。

看得出来，陈孝英从中国文学特别是鲁迅那里学得忧愤和决绝、幽默和讽刺；从俄罗斯文学中学得拯救苦难和忏悔灵魂；从屠格涅夫学到简练、清丽以及略含哀愁的韵味；从托尔斯泰学得“公众的良心”，为农奴而哭泣、控诉、祈祷；从契诃夫学得忧伤的调子、深沉的思考。陈孝英更喜爱果戈理的嘲笑和幽默，因为“笑是最有力

的破坏工具之一”。（赫尔岑）

固然，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可以用轻松的文笔漫话絮语式地谈论人生；但无论散文的抒情、叙事和说理，必须有热情灌注其中。即便是说理散文或所谓的“大文化散文”，直感表现的、现场体验的、联想与理趣的笔墨似难缺席，不然，散文与报道何异？与论文何分？所以，在自己众多的文质彬彬的篇章结构面前，陈孝英苦于界定体裁，他迟疑了：到底是“评论化散文”还是“散文化评论”？这，要做具体分析，是什么就是什么。孝英惯于哲学思辨和逻辑思维，长于艺术分析和文学评论，“评论笔法”在所难免，只是靠语言的生动通脱，似还难以引渡到散文园地。

孝英成功地试验了“评论化散文”的文本，但也有“散文化评论”笑容可掬地安坐在当今评坛。二者都是美！要单说散文，那么，陈孝英个性化的散文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他自己亲手制定的“抒情+评论+幽默”三者既相融合又相制约的大体走向。

2004年12月4日 北京 古园

# 在散文、评论与喜剧美学的三叉口上

——《文友剪影》自序

散文家是我 20 岁时的一个梦。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第一次》虽不是我对散文的第一次尝试，却第一次公开宣泄了我的散文情结。

不久之后，一系列新的梦前赴后继地向我涌来：小说情结、翻译情结、教学情结、理论研究情结。最后那个梦总算圆了，但它的成功是以扼杀此前所有的梦为代价的。于是我明白了，自己的学术性格似乎有点儿与众不同：既“喜新厌旧”，又“一往情深”。

理论研究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自从与它结缘，我就义无反顾地抛却了其他所有情结，包括那曾经使我如痴如狂的散文情结。然而，经过几十年的理论跋涉之后，当我回视自己的几十部理论著述和数百篇评论文章时，突然发现，散文之魂竟像一条红线，悄然贯穿了我一生的绝大多数思考成果。比如，我往往不仅重记述，重阐释，重论理，而且——只要有可能——还力求重描摹，重诗情，重意境，重巧智，重灵动，重通脱，重理论和评论文字的艺术张力。于是，我把这种并不完全自觉的努力概括为“评论散文化”，并为这种倾向比较明显的篇什杜撰了一个名称：“散文化评论”。

既然有“散文化评论”，那么能不能有“评论化散文”呢？于是，我选择了一个自认为适合于本人的载体进行实验，这就是“文友剪

影”。

我一生的各个时期，都有一些对我影响至深的人：父母、师长、朋友、亲人。特别是1980年走出西安外国语学院的4堵围墙，先后进入社科界、文艺界和文化产业界之后，更是结识了一批名气颇大的“文”（文化和文化产业）友，他们就像一面面镜子，折射出我的一段段历史和一个个侧面，对我走向科学、艺术和文化产业起到了引领、示范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我怀着深深的感激和眷恋之情，一有空暇，就把他们从记忆的仓库中翻检出来，拂去尘埃，裁成“剪影”，夹叙夹议，亦情亦理。在写作这类“评论化散文”的过程中，我开始比较自觉地将更多一些散文之芽嫁接到文艺评论之干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与传统概念的散文相去较远。“但窃以为……在提倡‘纯美散文’的同时，不妨也提倡一下有人称之为‘报道性’的散文品种，以及‘游记性散文’、‘叙事性散文’乃至‘评论性散文’等多种品类，这对拓展目前中国散文创作的美学空间和艺术空间恐怕是有好处的。”我在评论葛国政散文时表达的这一观点，为我杜撰的这个称谓和这场实验提供了一种聊可自圆其说的理论依据。

我这39篇“准散文”基本上都写于新旧世纪之交，特别是关于几位演艺界、漫画界、文化界名人（刘晓庆、赵本山、余秋雨、方成等）和家人、亲人的文稿，更是出自最近5年我来京、津之后，其中有些篇章收进了我的自传体报告文学《哀泪笑洒》。这本书我是从新世纪伊始投入写作的。记得那一天，不等天亮，窗外就过往着“迎接千禧年”的锣鼓队伍，那锣鼓点儿就像敲在我的心上。我打开所

有的门窗，聆听着 20 世纪远去的足音，思索着 20 世纪的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我敞开胸膛，大口大口吮吸着新世纪那略带寒意的春天气息。新世纪的薰风就像一壶清茶，清纯爽净，香韵缭绕；而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又像是什么呢？全民运动的闷罐车？人格人性的搅拌机？还是一壶使人灵魂出窍的浊酒？这些形象不无神似，也不乏深刻，然过于悲怆，缺少“过来人”的超脱。这时我的心里突然跳出了 4 个字：“哀泪笑洒”，于是便有了我写这部自传的基本思路：以幽默所特有的超越心态，去追寻和记录那渐渐远去的旧世纪的背影。

散文的抒情 + 评论的实证 + 幽默的超越心态——这 3 者的彼此融合与相互制约构成了我的“评论化散文”实验的大体走向。

我的实验究竟是探索还是杂烩？是创新还是怪胎？我不知道。我只管一路试下去，至于作何评价，那是您的事——我指的是此刻正耐着性子读我这篇“实验报告”的诸位老友新朋。

承蒙不弃，至为感激，诚盼阁下阅毕不吝赐教。

2004 年 11 月 11 日于北京

# 目 录

## 文坛风景

夜访王蒙 /01

他在当今中国文学中的位置——为你我都熟悉的一位作家剪影 /10

一代文化人的杰出代表——谈李若冰的道德文章 /17

马背行吟——蹇国政印象记 /21

## 艺苑群雕

因“方”而终“成”的漫画大师——方成素描 /27

雾里看晓庆 /31

还原一个真实的你——读《笑面人生》致姜昆 /46

十字街头的赵本山 /50

“山”(本山)“雨”(秋雨)欲来风满楼 /58

王木犊：你我“熟悉的陌生人”——致石国庆 /63

融众家之所长 立一己之体系——话说孙存蝶 /70

吕宏强的喜剧“眼镜” /73

开小品风气之先——记赵安 /85

好一出《锦囊妙计》！——致喜剧小品《锦囊妙计》编导演 /90

一艘不倦的“解冰船”——致解冰 /97

不屈不挠的喜剧破冰船——写在姜增祥艺术档案扉页上的话 /104

陕西第一颗儿童笑星 /107

110/不“舒”不“平”的舒平

113/一本刚刚打开的书——尹泓写真

## 学界暮鼓

116/学术之车的“第一推动力”——记《文艺研究》及其两位主编

120/开创者，功莫大焉——李尤白侧记

123/含而不露，广而不浮——王幼贝其人其文

128/一匹累死的骆驼——悼颜志侠

131/充实而恬淡的人生——悼戴明瑜

134/追赶梦中的蝴蝶——记一位中年翻译家

## 校园晨钟

136/深深的一鞠躬

139/色彩和音乐的启蒙者

142/永生的师长

146/八致西京大学青年公民

1. 一个学生的“联合政府”
2. 跨世纪作家的摇篮
3. “无冕之王”的精神家园
4. 西京辩论上的人文铁塔
5. 未来的律师由此起步
6. 11名骄傲的孤独者
7. 偏爱绿色的礼泉娃
8. 西京第一位外语状元

## **商海泛舟**

- 探险者·思想者·学者——郑介甫剪影 /165  
文化策划人的《清明上河图》 /170  
当今文化人的“异类” /173  
致文化公司同仁 /176

## **亲情王国**

- 第一位人生导师 /179  
无声的母爱 /1184  
从未谋面的异国初恋情人 /190  
灵魂的拷问 /194  
“永远一起走”的人生伴侣 /200  
被刺刀冲散的婚礼 /204

## 夜访王蒙

### —

当他站在人民大厦后楼 377 号房间门口同我握手时，我是从那一抹明快而蕴藉的笑容中认出他的。不错，是他。为我们奉献了买卖提、丁一、张思远、杜艳和王大壮等当代人喜剧形象的艺术家，就应该是这样微笑的。

一见面，他就兴致勃勃地同我谈起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幽默，他侃侃而谈：

幽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能使一个人放下架子，也能使别人去掉戒心，从而建立起一种亲切、平等的关系。它还能使人体察到人的善意和诚挚，有时甚至可以弥补你言行中的漏洞和小疵。它往往在下层百姓中更风行，在命运坎坷的人们中更有市场。

我向他谈起，我觉得他的幽默风格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例如温和和内蓄。他笑了，说：

这些问题我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幽默风格是一个不易把握的难题。人们都说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幽默不同，西方和我们不同，从具体作品中似乎可以意会到一点什么，但等你伸手去抓，它们又跑得无影无踪了。不过，你们评论家完全有权根据作品去探索作家的风格。

我们谈起了幽默的种类、良莠、高下，谈起了当代世界幽默的新

潮流和东西方幽默风格相互靠拢的第一批信息。他一再向我重复这样观点：

幽默有两种。一种是纯属语言技巧的，北京人说的“耍贫嘴”多属这一类，仅仅玩弄语言的幽默只能是低档的。当然，这类技巧如运用得当也能成为生花妙语，但更有价值的是另一种，它把人们熟视无睹而又未曾发现的哲理从生活现象的深层开掘出来，使人心悦诚服而又心旷神怡，得到智慧和美的享受。我的有些幽默就限于前一种，而且用得不够妥当，你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那篇文章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

他的这席话就像散见于他的讲话、文章和作品中对幽默的见解一样，完全是以一个幽默“实践家”的身份和语言道出的。我们的谈话越深入，他这种幽默“实践家”的本色也越鲜明。3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几乎谈每个问题都要“引证”一两个笑话。比如，说到有些人“非此即彼”的可笑逻辑时，他便“引证”了亲睹的一个故事：在新疆的一家招待所里，和他同房间住了一位生产兵团的干部和一个锡伯族人。那干部问锡伯族人：“你们吃猪肉吗？”当听到肯定性回答时，他诧异地反问：“既然你们吃猪肉，还能算少数民族吗？”

他讲起笑话来是那样兴浓意酣，笑起来又是那样开怀舒朗，仿佛沉浸 在一种其乐无穷的至高享受之中。这大概就是艺术家创作个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吧？凡喜剧艺术家，对于生活中的喜剧因素总是具有特殊的敏感。老舍一生以写幽默小说和喜剧为主，他打趣说那是因为他“天性不是爱打架的人”。果戈理之所以能以普希金“转让”